

林夕

由創作初期的偏愛哲思、較為激進的創作風格，到後來偏重描寫沉溺情愛的情歌，再到近來創作更多具有佛教意味、勸苦戀之人去除「執念」的詞章，著名華語填詞人林夕不斷轉變創作風格。他坦言，與現今一些一線歌手有好默契的原因在於，雙方恰好經歷了同樣的成長背景，始終保持相同的理念，自己對此也格外珍惜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房廈

與歌手同路

有緣成為同路人

當張國榮最終吟誦「I am what I am」，當王菲在恍惚人間唱遊，當黃耀明在過眼雲煙裡兜兜轉轉，林夕都在他們身邊，陪他們「做一個完美的夢」。記者問及他似乎比「陳奕迅更了解陳奕迅、比楊千嬅更了解楊千嬅」時，他回答說，確實有更鍾愛、更為有默契的歌手，自己的身份已非為歌手「量身訂做」歌詞的「工作人員」那麼簡單了，而是成為這些歌手的「同路人」。

林夕說：「我的一些想法恰好符合他們，這就像是某一部分的我跟他們做了一個完美的、和諧的組合。我幫他們寫的東西裡面，有我也有他們，很難分得開。王菲、陳奕迅、楊千嬅這幾個人，我差不多從他們出道開始就幫他們寫詞，有緣一直在同一條路上走。他們在轉變，我也在成長，恰好始終保持合拍的節奏，這在兩人關係中確實是比較難得的。其實你不是跟所有人都可以走下去，所以可以走下去的就會特別珍惜。」

最愛詞人身份

由出道至今，林夕在大學助教、報刊編輯、電台總監等多種身份中不停地轉變，文字作品亦涉及散文、文學評論、政治評論、詩詞等多種風格。他坦言，自己最鍾愛的身份是填詞人，最為擅長的文字形式是填詞。跨界的工

作經驗為歌詞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，在進行散文、詩歌等創作之後，自己反而離填詞更近。

林夕稱，自己在身份轉變的過程中有很多啟發，從而「反哺」歌詞創作。如企劃工作要求用最文字發揮最大的影響力，這影響他在後來歌詞創作中習慣「煉字」，「用最精簡的字達到最大的爆炸效果，從而擊中人心」。又如電台的工作使他接觸到市民的喜怒哀樂，「讓我對生活有一個深入的了解，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，單靠看書也可以知道」。

有投資天分

在文字創作之外，林夕亦被傳媒盛讚有投資頭腦。對於身為填詞人卻獲封「地產小王子」之類的頭銜，林夕笑言：「現在房價漲到一個瘋狂的程度，我不賣出去我是白癡。」他稱此前亦曾投資股票，但一早便發現美國的信貸系統出了大問題，

及時出清，避免虧損。「借了錢一定要還的，還不起就會出問題。我的歌詞不是寫過了嗎？《你的背包》，借了一定要還啦！」

「我們都是地球的過客，買一個好房子是住，住酒店也是住，但就是沒有人買一個酒店下來。金融海嘯之後又爆發歐美債務危機，讓我們意識到基礎問題沒有解決，問題只會一次次重演。房子是買來住的，不是買來炒賣的，這樣的觀念也應該明確，我們都應該回歸常識。」



走進林夕內心

問：你最近創作的一些作品更偏向於虛空感覺的歌曲，如《一絲不掛》、《無人之境》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理解。有人說，「林夕不幫我們寫情歌了，沒人理解我們了」，你在意這些回應嗎？

答：可能年輕人確實有些接受不了。沉溺於情愛的人還有一種「我執」的觀點，認為我一定要擁有，不管是痛苦還是快樂都要握在手中。但月亮尚有

陰晴圓缺，人在每一個階段喜好的東西也會有所變化，並不只是握在手心的才是擁有，擁有了就等於快樂。

問：所以你期待被理解嗎？

答：寫每一首複雜一點的歌我都做好準備，我根本就沒抱期望被理解。可能有些歌，聽眾只會覺得旋律動人，或者覺得文字很美，但並不理解。就像我們小時候背唐詩，只是覺得琅琅上口，逐漸成長才漸漸知曉其中的深意。我希望我的歌詞也是這樣，像一碗湯慢慢熬，隨著聽眾的成長，他們可以逐漸品味到更深層的含義。

問：由創作初期的偏愛哲思、較為激進的創作風格，到後來描寫沉溺愛情的情歌，再到近來寫一些有佛教意味的作品，可以說你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的轉變嗎？

答：長期來看我大致是經歷了這樣的轉變。隨着人的成長，你所關注的東西自然會有不一樣的對象跟角度。另一方面，寫了這麼多年，我畢竟要有些變化。再結合我的散文、評論，把這些東西拼在一起，就能比較清楚地看到我的變化痕跡。

問：有最滿意的作品嗎？

答：沒有。在我的觀念中，我不希望凡事有一個「最」字，對我個人而言，可能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感觸。你之前看到媒體報道說我「最」喜歡哪首歌都是被逼問的答案。不過這個問題其實也蠻好答的，我也可以說，每一個聽眾自己的最愛比我的最愛更重要（笑）。

問：近來主要關注甚麼？

答：近來「終於」讀了一些可以說跟文字創作完全沒有關係的書。我有讀一些中國的歷史小說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關於器物的書，比如說古代某些小玩意、他們的生活習慣，王世襄的《錦灰堆》，還有文震亨的作品《長物志》。那些器物特別講究，而且感覺跟自己身邊的工作、生活完全沒有關係，我進入了一個很自由的世界。

記者手記

林夕：每一首歌都有它的「命」在

由林夕作詞的歌曲在內地有着極高的傳唱度，從曾經「每一條街、每一家店」裡都在播放的《至少還有你》、《北京歡迎你》，到歌詞稍嫌晦澀但絲毫不影響傳唱度的《紅豆》、《富士山下》，幾乎每個人都可以隨口哼出幾首林夕填詞的歌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曾問林夕創作高傳唱度的歌曲是否有訣竅，林夕想一想答：「我不知道。分明有些歌與那些紅歌一樣是主打，一樣是在電台電視大轟炸，可是就是紅不起來。這個或許是它們的「命」。」

「我說的這個命不是很玄的東西，也不是迷信。就一首歌來說，大家條件都差不多，可能市場需要、有人樂意傳播、又或者只是哪裡湊巧推薦，這

首歌就紅了。所謂「天時地利人和」，各種條件都具備，湊巧碰上就符合了。由此我想到，是否愛情、人生，或者其他的東西，都有一個命理在。」

「命理」的概念始終貫穿我們的談話過程。在談到為何一方面低頭潛入情感探索的最深處，另一方面卻又盡力彎腰「接地氣」，始終關注種種社會議題時，林夕回答：「電台工作讓我接觸到一個真實的世界。03年SARS（非典）事件之後，整個香港的氣氛都很低迷。我每天都在想做怎樣的節目可以讓市民振奮，這不是喊幾句「加油香港，加油」就可以，也不是開一個Call in節目讓每個人出來吐吐苦水就行。那個時候寫歌勵志什麼的都沒有用，我

想要的已經不是『通過歌詞帶來什麼感覺』，而是『我做的事情有沒有用』。可能就是因為有這種現實的經歷，才有今天的我在，天時地利，所以我說萬事都有命理在的。」

提及對於香港的感情，林夕談道：「香港是我長大的地方，我對這裡的感情是永遠不變的。只是與年輕時候不一樣的地方是，我多了一種無力感，終於知道有一些事情不是個人可以改變的。我現在想的問題比較務實——如果我們想要改變，就從每一個人做起，從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起，而不是動輒談起『思想』那麼高的層次。或許我的「命」、我的認識現在也到了這裡。」

